

#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AS

Distr.  
GENERAL

A/31/22/Add.2  
S/12150/Add.2  
13 September 197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52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以色列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目录

	页 次
送文函 .....	3
一. 背景 .....	4
二. 导言 .....	6
三. 关系的发展：一般概况 .....	7
四. 外交和领事关系 .....	15
五. 军事合作 .....	15
六. 贸易 .....	21
七. 投资 .....	26
(a) 南非在以色列的投资 .....	27
(b) 以色列在南非的投资 .....	29

\* A/31/150 .

## 目 录

## 页 次

八. 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	31
九. 航线和航运关系 .....	33
十. 文化关系.....	33
十一. 运动方面的合作 .....	35

送文函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阁下：

随函附上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关系的特别报告。

这份报告是依照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第2671(XXV)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和十二月十日第3411(XXX)号决议的有关规定而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的。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主席

莱斯利·哈里曼(签字)

此致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

## 一. 背景

1. 近年来大会对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加强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关系日益表示关切。

2. 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151 G(XXVIII) 号决议谴责了“…南非种族主义…和以色列帝国主义之间的邪恶同盟”。

3. 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324(XXIX) 号决议谴责了“以色列同南非加强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关系”。

4. 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第 3411 G(XXX) 号决议中再度谴责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与以色列加强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领域里的关系和勾结”。

5.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日益忧虑地密切注意这两个政权之间关系的发展，并在适当时机向大会提出了报告。

6. 一九七四年三月，在以色列政府决定把驻南非的外交使团升级为大使馆之后，特别委员会要求其属下“联合国决议实施情况及与南非勾结问题小组委员会”草拟一份关于以色列和南非之间最近关系发展的报告。该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已以 A/AC.115/L.383 号文件散发。

7.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特别委员会主席给以色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写了一封信说：“（以色列）驻南非外交使团的升级公然违反了大会的决议”，并要求他向以色列政府转达特别委员会的深切忧虑并希望以色列政府能遵照大会各有关决议断绝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外交、领事和其他官方的关系。以色列常驻代表虽然承认收到了主席的信，但委员会从未收到以色列政府的答复。

8. 一九七四年十月，特别委员会决定发表一本由一位委员会专家彼得·赫利尔先生编制的关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四年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关系发展的综合研究。这本研究已以 A/AC.115/L.396 号文件散发。

9. 一九七五年六月，特别委员会从新闻报道中获悉南非内政和新闻部长已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七日抵达以色列作“私人”访问，同时南非驻以色列总领事馆将升级为大使馆。委员会对于这两个国家进一步扩大勾结的迹象深感不安，于是要求它的报告员编制一份关于南非和以色列有关军事、外交、经济和其他勾结最近的发展的报告。该报告已以 A/AC.115/L.411 号文件散发。

10. 当南非内政和新闻部长米尔德先生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再次访问以色列并据报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即将访问以色列，特别委员会主席，珍妮·马丁·西塞夫人（几内亚）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发布一项新闻公报。她希望所有各国政府和组织对以色列政府蔑视联合国决议同比勒陀利亚政权日益密切勾结的行动，同声谴责，并且运用它们的影响力以规劝以色列不要进行目前的勾当。

11. 在沃斯特总理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访问以色列和这两个国家达成广泛的合作协议之后，特别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和三十日第三二一次和三二二次会议上讨论了以色列和南非日益密切的勾结。委员会要求其属下“联合国决议实施情况及与南非勾结问题小组委员会”优先编制一份关于以色列和南非日益勾结的报告以便送交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及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国家会议和阿拉伯国家联盟。

12.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一日，特别委员会主席莱斯利·哈里曼大使（尼日利亚）出席了在斯里兰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报道中的以色列向南非出售两艘导弹舰的交易。该声明如下：

“以色列宣布准备出售两艘导弹轻护卫舰给南非一事公然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并且构成对正在种族隔离政权屠杀下为争取自由而进行英雄斗争的非洲人民的无耻敌对行为。它也构成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威胁和对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努力的挑战。我呼吁一切政府和人民谴责这种行动并谴责以色列和种族隔离政权日益密切的勾结，并要求停止同比勒陀利亚一切的勾结。我确信，目前正在科伦坡开会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们将会对这个日益构成对非洲的威胁

的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

## 二. 导言

13. 本报告的目的是要说明以色列与南非之间关系的发展。 本报告包括关于以色列建国以前南非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勾结的历史背景的资料。 它回顾了一九四八年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国家之间在所有勾结领域的事态发展。

14. 报告表明，南非同以色列之间具有意识形态和历史根源的关系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中在战争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并大为加强，而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后则更进一步地加强。 这两个政权由于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在非洲国家纷纷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以后已不复存在。 这两个政权的势力由于解放斗争的进展而被削弱，并且由于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日益团结和全世界对它们种族主义的谴责而日趋孤立，所以它们只有在各个领域更加密切勾结。(a) 在政治方面，这种勾结的目的在于破坏非洲国家之间和非洲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并且把南部非洲和中东连结起来，使它们成为西方国家共同关切的战略地区。 南非预期它同以色列的密切勾结和共同破坏抵制运动，将可使南非取得重大的政治利益；(b) 在军事方面，这种日益密切的勾结使两个国家获得更多的武器供应和技术知识并取得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机密情报；(c) 在经济方面，以色列由于获得必要的经济原料而占到好处，而南非则由于对以色列的贸易顺差并且由于可以利用以色列作为跳板来逃避国际制裁和规避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高关税，从而获得重大利益。 双方利用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也就是说南非拥有原料而以色列则拥有科学技术——而日益以公营企业的联合项目形式进行投资以促进对两国都有好处的工业扩张计划；(d) 在文化方面，交换计划和其他活动已经促进这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步调上更密切一致并且帮助了南非进一步的宣传。

### 三、关系的发展：一般概况

15.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和以色列政府的勾结迅速增加，在一九七六年四月沃斯特总理访以色列时进入了新的阶段，两国之间缔结了经济、科学和工业方面合作的协定。新闻报导和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显示出这两个国家都赞成要加强军事上的勾结。

16. 回顾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有深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杨·史末资将军，一九一七年联邦政府国防部长兼帝国战争部成员，是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贝尔福宣言的一个主要起草人。<sup>①</sup>

17. 赫尔左格将军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工党的联合政府完全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并于一九二六年为此通过了一项决议。它还承诺在国际联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sup>②</sup> 在联合国内，南非积极支持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当政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法律上承认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马兰博士是英联邦内对新成立的以色列国进行礼节上访问的第一个首相。而且，他准许南非的犹太预备役军官为以色列服役，尽管南非当时遭遇财政困难，他还批准把资金和物资转移到以色列去。<sup>③</sup>

① 理查德·史蒂文斯，《魏茨曼和史末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南非合作的研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一九七五年）；古斯塔夫·萨隆和路易斯·霍茨，《南非的犹太人》（开普敦，伦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281页。史末资将军是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柴姆·魏茨曼的密友，至死都是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最强烈的支持者。

② 安托万·比利耶，“南非和以色列的关系”，《法国非洲政治研究杂志》，第119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③ 理查德·史蒂文斯，“犹太复国主义，南非和种族隔离——荒谬的三角”，《阿拉伯世界》，第十六卷，第2号，一九七〇年二月。

18. 国民党按照它支持以色列国的路线，扭转了它以前对南非少数犹太人的狂热反犹太政策。马兰博士就职后不久就宣布，他和他领导的政府主张对任何白人都不采取歧视政策，并期望很快达到全国没有所谓“犹太问题”的一天。<sup>④</sup> 他撤消了禁止犹太人加入国民党的禁令，并任命知名的犹太人担任政府要职。<sup>⑤</sup>

19. 国民党采取新政策的动机显然不只为了加强白人团结，而且为了承认犹太人在南非经济上的重要地位。该党领袖惟恐对犹太人实施任何歧视，会使犹太资本流出南非。有人指出，南非荷裔人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所据的基础是，当时共同反英，并共同具有是负有圣经使命的“神选的人民”之感。<sup>⑥</sup>

20. 通过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国内正式废除反犹太主义，国民党取得了所有各阶层犹太人正式表示接受其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相当大的犹太人社区一向强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同成千上万移民到以色列去的南非犹太人维持密切联系，其中有些人在以色列国占有显赫地位。出于对马兰博士新政策的反应，犹太协会缓和了以往对种族歧视公开批评的论调。虽然仍有犹太人保持反种族隔离的立场，甚至参加解放斗争，但正式犹太组织则追随南非犹太代表协会采取下列立场，即作为非政治性团体，它们“避免对党派政治问题采取任何立场”，并且不对“各派主张的各种种族政策发表意见”。<sup>⑦</sup>

21. 魏勒法师一九五三年七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进步犹太主义联合会第八届国际会议上说：

---

④ 亨利·卡泽夫，“种族隔离之乡的犹太人”，《中流》，第8卷，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⑤ 史蒂文斯，同前。

⑥ 同前，莱斯利·鲁宾，“南非荷裔人民族主义和犹太人”，《非洲南部》，第1卷，第3号，一九五七年四至六月；访问以色列驻南非大使伊扎克·乌纳先生，《犹太新闻》，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

⑦ 卡泽夫，同前。

“犹太人社区决定不对土著问题采取立场，因为他们参与了协助其他国家犹太人的问题。南非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帮助比任何其他团体多。犹太人社区不能既要求政府准许输出资金、物资，而同时又反对政府。”<sup>⑧</sup>

22. 即使对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南非犹太报纸和代表协会仍然保持沉默。因而，南非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获准继续每年送大量资金给以色列——按人口平均计算，南非犹太社区给以色列的捐献算是全世界最多的。<sup>⑨</sup>

23. 因此，尽管有些暂时性的困难，以色列国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之间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共同利益关系，以南非犹太社区为两国之间的桥梁。彼得·赫利尔指出：

“两国的不同政治目的，特别是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分歧意见，曾不时造成问题，但事实显示，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暂时性的，能够服从继续发展联系关系的全面政策。”<sup>⑩</sup>

24. 在一九六〇年代，以色列企图同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和其他关系，因此，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宣布反对种族隔离。为报复起见，南非政权于一九六二年废除了外币规章中准许自由转移资金到以色列去的特许条例。<sup>⑪</sup> 南非犹太组织企图影响以色列，使其在联合国就反种族隔离进行表决时，“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弃权。<sup>⑫</sup> 它们还把自己变成南非宣传的工具，决定“犹太社区应采取步骤，向海外和国内的犹太人解释南非的立场”。<sup>⑬</sup>

⑧ 引自史蒂文斯，同前。

⑨ 史蒂文斯，同前；萨隆和霍茨，同前。

⑩ 彼得·赫利尔，“一九六七到一九七四年，以色列和南非关系的发展”，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编制的文件，A/AC. 115/L. 396，第2页。

⑪ 史蒂文斯，同前。

⑫ 亨利·卡泽夫，“南非，没有朋友的国家”，《中流》，一九六二年春季。

⑬ 《犹太记事报》，伦敦，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25. 两国政府之间尽管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但基本上有共同利益，这可以从一九六七年战争期间南非对以色列支援看出。南非很快恢复了准许自由转移资金到以色列的特别条例，并准许提供其他形式的物质援助。这场战争使两国更加认识到它们在国际政治上的基本相似点，因而必须合作。开普省国民党机关报《公民报》，说到这种情况：

“以色列和南非的命运相同。它们都在为生存而斗争，它们都同联合国中具有决定性的多数会员国不断冲突。它们都是所在区域内可靠的强大力量，如果没有它们，那些区域都会陷入反西方的混乱状态。以色列成功地遏制其敌国是符合南非利益的，因为这些敌国也是我们自己的最凶恶的敌人；如果南非的控制受到破坏，使得绕过好望角的航道中断，那末以色列就会孤立无援，受到全世界反对。反西方的国家把以色列和南非逼成具有共同利益，我们最好利用这种情况而不是否定这种情况。”<sup>⑭</sup>

---

<sup>⑭</sup> 《公民报》，开普敦，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26. 南非犹太代表协会的正式机关报《犹太事务报》也持有同样的论调：

“说以色列和南非在中东和更南方具有基本的共同利益，是非常真实的。这种关系既不是秘密也不是邪恶的。从两国的地理和战略地位，从它们的反共观点，从它们国家生存的一切现实看来，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关系从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后就更加紧密了……简言之，这两国的命运虽然在许多方面大有不同，但在基本生存条件方面却非常相似，它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所具有的意义比任何敌人的宣传家所能想象的或愿意看到的更为重大。”<sup>⑯</sup>

27. 近年来，即使由于以色列对独立非洲作出姿态而使两国关系发生些新的暂时性紧张状态，但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仍在迅速增长。一九七一年，南非政权再度禁止资金自由转移到以色列去，以抗议以色列表示愿意提供五千美元给非统组织作为解放运动的援助基金之举。后来以色列不得不撤回。

28.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战争是两国增强共同意识过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多数非洲国家在战争期间或战后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因而使以色列不再需要维持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的面具。从以色列在联合国内对反种族隔离决议所投的票，可以立即看出这一点：从一九七三年起，以色列就缺席、弃权或反对这些决议。<sup>⑰</sup>

---

⑯ 《犹太事务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

⑰ 从一九七三年起，以色列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反种族隔离决议的表决记录如下：

- (a) 第3055(XXVIII)号决议，缺席；第3151A(XXVIII)号决议，缺席；第3151B(XXVIII)号决议，缺席；第3151C(XXVIII)号决议，缺席；第3151D(XXVIII)号决议，弃权；第3151E(XXVIII)号决议，弃权；第3151F(XXVIII)号决议，缺席。
- (b) 第3324A(XXIX)号决议，未付表决；第3324B(XXIX)号决议，缺席；第3324C(XXIX)号决议，缺席；第3324D(XXIX)号决议，弃权；第3324E(XXIX)号决议，反对。
- (c) 第3411A(XXX)号决议，未付表决；第3411B(XXX)号决议，未付表

在战争期间，南非公开表示支持以色列：南非国防部长博萨先生宣布，他的政府将“在不宣战范围以内，尽我们一切力量”援助以色列。总理沃斯特说，如果以色列战败了，它的战败对南非将有重大后果。<sup>⑯</sup> 因此，南非立即取消外汇管制，准许自由转让资金给以色列，并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战争结束后南非成为“以色列在非洲大陆上唯一的实际支持者，以及世界各地不叫它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的少数几个政府之一”。<sup>⑰</sup>

29. 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以后的几年里，两国迅速建立越来越密切的保护共同利益同盟，并使其联系正式化。它们把外交关系从公使升高到大使级。两国的准国家公司进行了几项联合投资计划。经由设立适当机构和高阶层互相访问，加强了商业和科学联系。政治接触也大大加强了。从一九七四年起，访问过南非的以色列高级官员有：前国防部长莫希·达扬将军；前以色列情报处处长，现任库尔工业董事长梅尔·阿米特将军；和当时以色列广播电台军事评论员，现任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柴姆·赫尔左格将军。过去通常是在同当地犹太社区的事务有关的情况下准许这些以色列访客进入南非，据报导这项限制于一九七四年撤消了。<sup>⑲</sup>

30. 南非内政和新闻部长马尔德博士，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和一九七六年三月两次访问以色列，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和外交部长。<sup>⑳</sup> 他的访问显然为伊扎克·拉

<sup>⑯</sup>(续) 决；第 3411 C(XXX) 号决议，缺席；第 3411 D(XXX) 号决议，缺席；  
第 3411 E(XXX) 号决议，未付表决；第 3411 F(XXX) 号决议，弃权；  
第 3411 G(XXX) 号决议，反对。

<sup>⑰</sup>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五日；《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德兰士瓦人》，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十月九日、十三日和十五日。

<sup>⑱</sup> 《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

<sup>⑲</sup> 《犹太纪事报》，伦敦，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

<sup>⑳</sup> 耶路撒冷广播电台，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七和十九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空邮版，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宾总理对沃斯特总理的正式邀请铺了路。 沃斯特先生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到以色列访问了四天，由外交部长希尔加德·谬勒先生、外交事务秘书布兰德·弗尔里先生和其他人陪同，同以色列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以色列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 他游历了南部西乃的战略地区（据报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外国总理），并访问了一所军用飞机厂。<sup>②1</sup>

31. 在沃斯特先生访问期间，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缔结了经济、科学和工业等方面的广泛合作协定。 沃斯特先生于四月十二日在耶路撒冷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这项协定，他说两国政府决定设立部长级联合委员会，由南非和以色列部长组成，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审查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情况，讨论扩大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办法，特别是鼓励投资、发展贸易、科学和工业合作、以及联合利用南非原料和以色列人力从事联合计划。 将设立一个指导小组以管理资料和概念的交流，两国都将设立委员会。<sup>②2</sup> 南非一方预期委员会将包括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经济事务部长。<sup>②3</sup> 新闻报导指出，虽然两国政府都否认讨论了军备供应问题，这项条约可能还包括“大大扩展军备供应关系”。 后来宣布以色列为种族隔离政权建造两艘导弹艇，这明白显示出沃斯特先生访问后军事合作关系正在迅速加强。<sup>②4</sup>

---

②1 《先驱论坛报》，巴黎，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泰晤士报》，伦敦，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空邮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评论和意见》，比勒陀利亚，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

②2 《众议院发言记录（汉萨尔德）》，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总理的发言，第 5200 栏。

②3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空邮版，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

②4 《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一九七六年八月九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日。

32. 这项协定受到举世谴责，却受到南非白人社区中绝大部分人热烈欢迎，尤其是犹太组织欢呼沃斯特是“杰出政治家”，说条约是“两国政治家最富想象的行动”。<sup>②5</sup> 约翰内斯堡《明星报》评论说：

“这个条约显然远超过友好国家间访问后通常订立的贸易和合作协定。... 条约的基本内容是相互交换两国极为需要的物质和军事知识。 对两国来说，事实上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很可能是最迫切的绝对需要。”<sup>②6</sup>

《边区每日邮报》的一篇社论说：

“无可置疑，沃斯特先生本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经由公开宣布同以色列缔结的经济、科学和工业条约，他所达成远超过仅仅使联系正式化，这种联系本来就日益密切。 事实上，他在国家面临日益敌视的世界和越来越爱挑衅的黑色非洲时，为南非取得了一个公开的友邦，一个忠诚的盟友。”<sup>②7</sup>

33. 南非同以色列紧密联合，在政治上也有重大利益。 据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犹太新闻》的记载，当以色列驻南非大使伊扎克·乌纳先生接见一群美利坚合众国犹太报纸的编辑时，他明白表示期望这项协定能影响国际犹太社区，使它们改采有利于南非的态度。

---

<sup>②5</sup>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空邮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

<sup>②6</sup>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空邮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

<sup>②7</sup>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

#### 四. 外交和领事关系

34. 一九四九年以来以色列在比勒陀利亚设有公使馆，在约翰内斯堡设有总领事馆。南非那时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它最初决定由联合王国代表，促进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联系。一九六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它断绝外交关系和它退出英联邦之后，南非开始设法与以色列接近。但是以色列却采取了讨好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政策，结果是召回它驻比勒陀利亚的公使，把使馆留交一位代办主持。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后两国间关系的全面改善使以色列的驻节等级一般提高。<sup>28</sup>一九六九年，以色列任命了一位大使衔的代办。一九七三年四月，扩充总领事馆。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后，决定把它的外交使馆升级为正式大使馆，并任命曾任总领事的伊扎克·乌纳先生为第一任大使。<sup>29</sup>

35. 南非作了报答，于一九七一年在特拉维夫设立总领事馆，由一个大使衔的总领事主持。<sup>29</sup>一九七五年，<sup>29</sup>南非在特拉维夫设立大使馆，其第一任驻以色列大使于一九七六年一月递交国书。

#### 五. 军事合作

36. 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合作可以回溯到以色列成立的时候。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后有几百个南非志愿军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道作战，南非并于一九

---

<sup>28</sup>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六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南非共和国，比勒陀利亚，政府公报，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

<sup>29</sup> 《众议院的辩论》（《国会议事录》），问题与答复，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第151—2栏；耶路撒冷电台，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

四八年战争期间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送去粮食、医药和其他物资。以色列空军第一个战死的飞行员是一个南非志愿军。<sup>⑩</sup> 据报还有其他南非飞行员为以色列作战阵亡

37. 一九六七年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两国间的军事联系加强了，终于在军事领域内建立了更亲近的关系。南非一方面自称中立，一方面却为一九六七年以色列的作战工作提供了物质支援，尤其重要的是放松资金转移方面的管制。数字虽然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但估计超过二千一百万兰特。<sup>⑪</sup> 此外，南非官方输血服务机关曾献血给以色列医药服务单位。<sup>⑫</sup> 一些全白人政党的发言人都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并参加了各种支援活动。<sup>⑬</sup>

38. 在一九六七年战争期间，来自南非的犹太人志愿军曾在以色列服务，表面是担任非军事性职位，接替应召担负战斗任务的以色列人。南非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为以色列筹募了一笔特别基金。此外，南非白人社区还有很多其他部门也都参加了支援以色列的活动。<sup>⑭</sup>

39. 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期间南非对以色列的支援比以前更加广泛，进入了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南非政府放松了外汇管理规定，准许募来的钱立即以现款汇到以色列去。虽然总数没有公布，新闻报导则表示可能高达三千万美元。象一九六七年的战争期间一样，白人社区的所有部门都在募集基金和进行支援活动，

---

⑩ 安托万·比利耶，《南非和以色列的关系》，《法国非洲政治研究杂志》，第119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⑪ 《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⑫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和八月六日。

⑬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⑭ 同上，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三日、六至九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

并不仅仅是犹太人集团这样作。<sup>⑤</sup>

40.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有不少南非志愿人员到以色列去参加战斗和担任其他工作。根据新闻报导，一九七三年十月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内的南非人志愿去以色列作战的有几百人。<sup>⑥</sup> 至少有一个报导说，战争期间以色列武装部队中南非方面的人员达一千五百名。<sup>⑦</sup> 战后有几百位志愿工作人员从南非到以色列去接替仍在部队服务的集体农庄工人。<sup>⑧</sup>

41. 有些迹象显示南非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中可能担任过更直接的角色。埃及政府发表它在战争期间曾在苏伊士战线上打下过一架原属南非的“海市蜃楼”式喷气战斗机。其后伦敦《每日电讯报》有一篇报导说，南非曾经通过亚速尔群岛派遣几架“海市蜃楼”式喷气机援助以色列。以色列和南非后来都否认这些报导。<sup>⑨</sup>

42. 除了在战争期间提供援助以外，据报南非还为以色列提供过军事装备，但却为以色列所否认。例如一九七〇年一月犹太电讯社报导说，南非政府正在把仿照英国“酋长”式坦克设计的65吨巨型坦克输出到以色列去。以色列外交部拒绝评论这项报导，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则否认此事。<sup>⑩</sup>

---

⑤ 《开普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十一月七日，九日；《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十月九日。

⑥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十月九日。

⑦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

⑧ 《每日电讯报》，伦敦，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

⑨ 犹太电讯社，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

43.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以色列和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在进行军事合作，其形式是供应军事设备，协助反暴动的训练协助尖端武器的使用。

44.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南非从一家比利时公司取得了制造以色列设计的尤济冲锋枪的许可。<sup>⑩</sup> 这种枪现在是现在是南非陆军的标准范备。

45. 长期以来，南非一直希望由以色列获得军用飞机。 据报以色列飞机工业和南非阿特拉斯神飞机公司间的最初接触是在一九六七年，那是关于是否有可能把特别适用于反暴动作战的以色列新型“阿拉发”式飞机输出到南非去。“阿拉发”式飞机已被送到南非试用，根据未经证实的报导，南非可能已经购买了这种飞机。<sup>⑪</sup>

46. 一九七一年五月据报以色列表示愿意赔还在特布尔山撞毁的三架南非空军飞机，又一次显示以色列可能为南非供应过军用飞机。<sup>⑫</sup>

47. 此外也有报导说以色列可能把在以色列制造的“加百里天使”式海上飞弹供应南非。 以色列飞机工业的发言人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同样拒绝承认这些报导。但是此后不久，伦敦《每日电讯报》报导说正在南非建造的六艘飞弹船大概会配备“加百里天使”式飞弹。<sup>⑬</sup>

<sup>⑩</sup> 《纽约时报》，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

<sup>⑪</sup>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彼得·赫利尔，《以色列和南非——关系的发展，1967—1974》，(A/AC. 115/L.396)，第25页。

<sup>⑫</sup>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赫利尔，同上，第18页。

<sup>⑬</sup>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每日电讯报》，伦敦，一九七五年三月三日。

48. 以色列与南非军事合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共同享用反暴动技术现代尖端武器方面的专门知识。据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已经有一个南非特派团飞往以色列研究六日战争期间的武器使用和闪电袭击战术。<sup>④4</sup> 战后以色列空军参谋总长访问南非，对南非参谋学校详细解释由那次战争获得的教训。<sup>④5</sup>

49. 前以色列情报局局长、现任库尔工业主席梅厄·阿米特将军一九七五年七月访问南非时透露，以色列高级军官经常访问南非，向南非军官讲解现代战争和反暴动技术。阿米特将军虽然不愿意提供细节，但是说南非国防力量在军用电子学仪器制造方面受益于以色列的经验和技术。<sup>④6</sup>

50.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每日电讯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报导说以色列军官密切参与了南非陆军在安哥拉战役中的计划。根据这个报导，南非空军的罗述斯将军说在这次战役中南非伤亡之所以轻微，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以色列的撤离技术和前线伤亡的处理办法。

51. 以色列议会反对党议员马西亚·弗里德曼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坚称有几百以色列士兵以教官身分隶属南非陆军各单位，并参加训练演习。以色列国防部长拒绝承认这个报导。<sup>④7</sup>

52. 据报一九七六年四月沃斯特先生访问以色列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希望能分享以色列在军事技术和现代战争方面的专门知识。<sup>④8</sup> 新闻报导说，南非愿意出

---

④4 《纽约时报》，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

④5 《边境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

④6 《边境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五年七月七日；《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纽约邮报》，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④7 《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耶路撒冷邮报》，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④8 《时报》，伦敦，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

资扩大以色列的武器制造能力，甚至愿意供应以色列铀来交换以色列的克非尔喷气战斗机和其他武器。沃斯特先生拒绝承认这些报导，但是他去克非尔工厂参观过。据悉有一位以色列飞机制造业的代表于一九七六年一月访问了南非。根据伦敦《时报》，‘消息灵通人士’表示，甚至在沃尔斯特先生访问以前，武器早已在由以色列运往南非途中。<sup>④9</sup>

53. 一九七六年八月，以色列电台广播说，以色列正在为南非海军建造两艘配备海对海飞弹的长程炮艇。据非官方人士的消息说，有五十个南非海军军官和他们的眷属已经到达以色列，准备于一月接受这两艘炮艇的移交。新闻报导说，以色列现在正在为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建造“几艘”飞弹船来交换钢和煤。<sup>⑤0</sup>

---

<sup>④9</sup> 《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和十八日；耶路撒冷国内通讯，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时报》，伦敦，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每日电讯报》，伦敦，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

<sup>⑤0</sup>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日。

## 六 贸易

54. 以色列与南非间的贸易于近年来，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中东战争以来，有了迅速的增加，到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后已增加了将近一倍。下表说明这两国之间贸易额在截至一九七四年底的十年期间的增长情形，一九七四年是据有全年统计资料的最后一年：

以色列向南非出口的货值    以色列从南非进口的货值  
(以百万美元计)

1965	2·7	4·3
1966	2·3	4·5
1967	4·0	3·4
1968	5·7	5·2
1969	8·2	5·8
1970	10·7	10·2
1971	9·4	8·1
1972	8·8	11·6
1973	12·0	34·3
1974	28·7	43·1

---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贸易趋势年鉴》第六、七和十卷。这些数字以以色列政府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南非政府的统计资料以货物的原产国和最后目的地为准，它低估了同以色列贸易的程度，不过，这些资料也显示同样的迅速增长趋向。

55. 上表显示近年来的贸易平衡一直有利于南非，因而使南非对以色列市场的兴趣日益增加。

56. 一九七四年，南非从以色列进口的主要商品为化学品、纺织品、橡胶品、药品、电子设备和机械。南非的主要出口品包括钢材、水泥、木材和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煤和其他原料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增列在表上。<sup>(51)</sup>

57. 以色列从南非进口的最大宗物品为未加工的钻石，由于经销商是德比尔斯的分支机构，即以伦敦为基地的中央销售组织，这项交易并未计入两国间的贸易统计资料中。以色列是世界上主要钻石加工国之一，据报，它的未加工钻石差不多有一半是从中央销售组织买入的，每年货值超过一亿美元。<sup>(52)</sup>

58. 虽然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于以色列建国后即已建立，但在一九五六年三国入侵埃及、开放蒂朗海峡之前，双方贸易维持在最低限度。<sup>(53)</sup> 直到一九六七年中东战争以后，两国才齐心协力使彼此之间的商业关系正式化并获得加强。一九六七年底，以色列派出一位商业和工业部的代表到南非访问了四个月。以色列的商业和航运利益也为了促进贸易派员到南非访问。<sup>(54)</sup>

59. 战争之后成立了一些目的在促进两国间贸易的协会。以色列—南非友好联盟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在以色列成立，成员包括一些政治家、地方议会议员和企业家。该组织保证努力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并改进两国关系。<sup>(55)</sup>

<sup>(51)</sup> 《明星晚报》，每周航空版，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

<sup>(52)</sup>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二年二月三日；《国际论衡》，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sup>(53)</sup> 赫利尔，《同上》。

<sup>(54)</sup>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sup>(55)</sup>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和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由南非知名人士和国际企业家组成的、以增进南非海外利益为宗旨的组织——南非基金会——成立了以色列——南非“人对人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以色列曾居要津的政治家和军人。该委员会有助于促进最高级人员交互访问并促进两国间的经济联系。<sup>(56)</sup> 以色列—南非贸易协会也于一九六八年成立，据说这是随后两国间贸易迅速增进的关键因素。<sup>(57)</sup>

60. 一九六八年六月，以色列委派了一位驻南非贸易专员。<sup>(58)</sup>

61. 一九六八年八月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举行了一个《以色列时装周》。这次展出由以色列外销研究所筹划，是所有由以色列在南非盛大展出的同类时装推销会的首次。随后几年又在南非举行了多次《以色列周》。<sup>(59)</sup>

62. 一九七〇年七月，南非国营工业发展公司同以色列对外贸易银行签订了一项协定，保证信用透支额 1,070 万南非兰特，以促进南非对以色列的资本输出。随后不久在以色列—南非贸易协会的安排下南非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以色列，参加的单位有工业联合会、工业发展公司以及几个南非最大的公司和银行。该代表团的目标是保证充分使用信用透支额，并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sup>(60)</sup>

63. 一九七一年六月初，工业发展公司向以色列提供的新信用透支额为 1,490 万美元。签订这项协定以后，另一个南非贸易代表团于一九七二年初到以色列访问，目的在进一步促进南非的出口。<sup>(61)</sup>

<sup>(56)</sup> 《泽夏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刊物)，一九七〇年四月；《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和四月二十七日。

<sup>(57)</sup> 《美国犹太人年鉴》，一九六九年，英文本第 454 页。

<sup>(58)</sup> 《今日新闻》，南非大使馆出版，伦敦，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

<sup>(59)</sup>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和八月十三日；《美国犹太人年鉴》，一九七〇年，英文本第 535 页。

<sup>(60)</sup>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南非金融报》，一九七〇七月十七日，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二十八日。

64. 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标志着南非同以色列之间商业关系的另一个重大转捩点。一九七四年一月，以色列—南非商会于特拉维夫成立。南非总领事在开幕典礼中预言两国之间的贸易将在该年内大大增加（事实确是如此）。该商会有将近一百个以色列公司参加。因为这个商会迅速获得成功，所以，随后不久在约翰内斯堡就成立了南非—以色列商会。<sup>(62)</sup>

65. 一九七四年，以色列和南非联合展开在联合王国推销雅法和乌特斯潘的橘子和橘子汁的努力。<sup>(63)</sup>

66. 以色列在一九七四年春天举行的南非最大的工业展览会——复活节边区展览会设有一个以色列馆，这是十年来第一次。一九七六年，据报以色列是这一展览会的主要海外展出者之一，展出品有电子和管制设备。<sup>(64)</sup>

67. 一九七五年四月，以色列贸易和工业部指定南非为“优先出口目标”对以色列出口商给予财务上的优待。<sup>(65)</sup> 约翰内斯堡商会派出的一个高级贸易促进代表团于一九七五年六月访问了以色列。<sup>(66)</sup>

68. 沃斯特总理于一九七六年四月访问以色列期间签署的合作协定使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获得另一个重大支援。这项协定的预期结果是扩大双向贸易、

<sup>(61)</sup>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波斯顿，一九七一年六月五日；《约翰内斯堡广播电台》，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九日。

<sup>(62)</sup> 《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

<sup>(63)</sup> 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给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来文，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A/AC. 115/L. 389）。

<sup>(64)</sup> 《犹太记事报》，伦敦，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财政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

<sup>(65)</sup> 《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sup>(66)</sup>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三日。

互派贸易代表团、和增加南非对以色列的原料输出，特别是从新开的里查兹湾港输出煤炭。因此一般预计会加速开发里查兹湾。南非报界推测，同以色列更密切联系的结果将促成双向的航运交通，船只将把煤炭从南非运到以色列并为南非运回石油。<sup>⑥ ⑦</sup>

---

<sup>⑥ ⑦</sup> 《明星晚报》，星期航空版，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

## 七 投资

69. 自从七十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后，南非在以色列的投资迅速增加。 南非政府一九七一年五月决定放宽对南非公司在以色列的直接投资的限制，把最高额升至一千万兰特，因而刺激了这种增长。 一九七四年五月再次把最高额升至二千万兰特，预料在一九七七年会增加至三千二百万兰特。<sup>⑥8</sup>

70. 以色列的势力也愈来愈多地以直接投资或贷款的形式把资金投向南非。 贾费特银行和以色列国民银行分别于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在南非开设办事处。<sup>⑥9</sup> 以色列国民银行美国分行曾于一九七二年向南非财政部秘密贷款二百万美元。<sup>⑦0</sup> 以色列国民银行最近派遣了它的高级行政人员前往南非探讨进一步的投资可能。<sup>⑦1</sup>

71. 这两个国家在对方的直接投资基本上是通过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项目进行的。 南非和以色列的领袖常常指出，两国的经济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伙伴关系，最能发挥它们的潜力。 正如以色列驻南非前总领事说过的那样：“假如我们合作，以南非的丰富原料加上以色列的技术知识，我们就无往不利。”<sup>⑦2</sup> 以色列驻南非贸易领事最近指出，南非拥有许多廉价劳动力，而这是以色列所缺乏的。<sup>⑦3</sup>

<sup>⑥8</sup> 《南非金融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sup>⑥9</sup> 《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南非金融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

<sup>⑦0</sup> 法兰克福文件，由纽约基督教协进会社团新闻中心出版，《社团新闻中心简讯》，一九七三年七月。

<sup>⑦1</sup> 《南非基金新闻》，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一月。

<sup>⑦2</sup>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日。

<sup>⑦3</sup>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

72. 南非同以色列公司的伙伴合作安排的一个主要好处就是南非可以利用以色列作为一个制造基地，来逃避各国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抵制。例如，南非在以色列生产纺织品、化学品和肥料，来向非洲和其他国家输出。<sup>74</sup> 此外，南非还利用以色列作为跳板，来逃避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对它的产品所征收的重税。南非的半制成品可以输往以色列，在那里制成成品，取得以色列的来源证，这样就占到了以色列与共同体和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好处。<sup>75</sup>

73. 沃斯特总理一九七六年四月访问以色列时签订的以色列—南非合作协定，预期会导致这些共同投资项目的大增加。据报导，南非以色列商会正在考虑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以色列去研究执行该协定的最有效办法。德兰士瓦工业协会主席豪斯曼先生说，一些渴望探索在以色列投资机会的工业家已经同该协会接触，并正在考虑派遣一个工业代表团前往以色列。一些已经进行合作项目的大公司已经宣布扩大计划。两国协定也预期导致一项协议，以便在最近的将来避免双重征税。<sup>76</sup>

74. 虽然两国互相投资的实际情况还不得其详，但是已知的项目如下：

(a) 南非在以色列的投资

75. 非洲盖特控股公司的一个附属机构钢管工业有限公司同海法的中东管筒公司合股建造一家价值二十五万兰特的螺旋形钢管厂。<sup>77</sup>

---

<sup>74</sup> 同上，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和十六日。

<sup>75</sup>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

<sup>76</sup>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

<sup>77</sup>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〇年十月三日。

76. 非洲—以色列投资公司是南非拥有百分之二十五股分的一家以色列大公司。这家公司在南非工业发展公司资助下参与了委内瑞拉的一个项目。<sup>⑥</sup>

77. 开普敦的德西雷服装制造业集团在以色列开设了一家纺织厂，名为塞西尔针织公司。<sup>⑦</sup>

78. 未公开身分的南非势力向一家以色列工厂里投资了四十万英镑来制造印花棉布，卖给黑色非洲和独立非洲的市场。据报道，这只是其中六、七个这样项目的一个。<sup>⑧</sup>

79. 南非钢铁公司是一家国营企业，同以色列工会辛迪加拥有的一家主要工业投资公司库尔工业公司合股。新公司名为以色库尔公司，共有资金一百万兰特（库尔占百分之五十一，以色库尔占百分之四十九），在以色列销售钢铁。这家公司非常成功，现又在加沙附近的基尔贾特建造一间钢铁加工厂，最近又大量投资在货仓和一家钢材供应中心。<sup>⑨</sup>

80. 多比尔公司是南非最大的重型工程公司，同以色列的库尔公司合股成立了一个附属机构，投标承建建筑工程项目。新公司投得的第一个合同是在以色列建造钢油池，价值九百二十万兰特。<sup>⑩</sup>

81. 南非铁路公司、多尔曼·朗公司和联合车箱公司正在建造一条通往红海埃拉特港的铁路线。<sup>⑪</sup>

⑥ 《边区每日邮报》，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⑦ 《南非金融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⑧ 《卫报》，伦敦，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

⑨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和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

⑩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⑪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南非金融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

82. 正在以色列进行的其他项目包括：“南非大楼”，这是建在特拉维夫的一座二十六层高的办公室和商店综合体；海法港的一个石油化学综合企业；特拉维夫附近霍伦的一个租给轻工业使用的厂房群；埃拉特的一家农业机械制造厂；艾什多德焊接钢丝网制造厂；海法的碾米厂；一家有色金属工厂；此外还参加重新发展海法港和以色列其他港口的工作。<sup>⑧4</sup>

(b) 以色列在南非的投资

83. 直到最近为止，以色列在南非的投资仍然不多。最近，库尔工业公司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设立了一家名为亚非利塔的代理机构，其具体目的是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联合投资项目。<sup>⑧5</sup> 但是，关系的扩展导致了在南非建立了许多主要的联合企业。

84. 一九七四年六月，库尔工业公司第一次在南非投资，同南非的阿德科克—英格拉姆集团合股，在特兰斯克附近的柏林“边境地区”建造了一家价值二百五十万兰特的农业化学品制造厂。另外还成立了一家新的阿格布罗公司来建造和管理这家工厂，这是南非第一家这样的工厂。库尔公司占财产价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南非集团则占其余部分。预期该工厂将会有足够的能力满足南非及其邻国和“更远的国家”对除莠剂的需要。<sup>⑧6</sup>

<sup>⑧4</sup>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

<sup>⑧5</sup>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sup>⑧6</sup>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最近的报告表明，以色列的马赫泰欣公司和南非的森特拉化学公司也要在柏林举办类似的项目，但是现在还不清楚这两家公司是否也参加了上述的项目，或者这是另外一个项目（参看《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

85. 阿西亚化学公司是另外一家以色列的化学药品公司，在南非设立了一家称为丹克维特的附属机构，制造均衡的饲料。阿西亚拥有企业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股分，并有权收买其余的百分之七十五。<sup>⑧7</sup>

86. 以色列势力正在南非建造一座海水脱盐厂。<sup>⑧8</sup>

87. 塔迪兰公司是以色列制造先进电子仪器的主要企业，将在“边区”的罗斯林建立一家价值一百七十万兰特的工厂。这间工厂将生产镍镉产品和电池，据报导将会得到以色列最新式的仪器。塔迪兰公司也同南非康利特公司合股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工厂制造紧急照明仪器。<sup>⑧9</sup>

88. 较早期以色列在南非的小型企业包括：生产空气调节器的莱克特拉公司；汽车零件工业公司同一家南非公司合股经营；沙巴尔机械工程公司同南非机动工具和仪器公司合办一家工厂生产领有特许证的工具。<sup>⑨0</sup>

89. 以色列最近表示有兴趣在“班图斯坦”内投资。以色列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国土报》建议以色列通过它的现代化农业技术和防止土壤侵蚀的专门知识来帮助“发展非洲的保留地”。<sup>⑨1</sup> 一九七六年四月，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团参加了南非外交协会在特兰斯克的翁塔塔举办的专题讨论会。<sup>⑨2</sup>

---

⑧7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⑧8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五年七月七日；《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⑧9 《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

⑨0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

⑨1 录自《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

⑨2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每周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 八. 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

90. 南非已于过去数年在科学和技术合作方面与以色列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根据受国家支持的机构、南非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科工研委会）主席范·德·默尔韦·布林克博士的说法，这种合作已扩展到水资源管理、农业、房屋和建筑、海洋学、包括化学、肥料、电子、航空工程及其它各工业在内的制造工业等各部门。<sup>⑬</sup>

91. 这种合作的最初步骤，开始于一九七二年的互派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观摩对方各种有兴趣的领域。南非水政和林业部部长于一九七二年六月访问以色列，研究以色列保护用水的方法，并与以色列的对等人物洽商与以色列建立这方面合作的问题。<sup>⑭</sup>

92. 一年之后，南非派了一个15人的特派团访问以色列两星期，研究成立新城市的方法，都市改造计划，紧急住屋计划，及工业化的建筑。这个特派团由科工研委会国家建筑研究单位主任、特·耳·韦布博士担任团长。<sup>⑮</sup>

93. 一九七四年七月德兰士瓦大自然管理司的洛维尔特渔业管理站高级专员厄·季·克鲁格博士至以色列出席了一次渔业讨论会。<sup>⑯</sup>

94. 一九七五年采取了各种步骤，使这些初步联系置于比较正式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韦茨曼研究所南非委员会，由威特瓦特尔斯兰德大学的化学教授斯·斯·以色列斯坦教授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的第一件工作之一是与科工研委会合作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一次韦茨曼一百周年纪念科学会议，南非和以色列

---

⑬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星期航空版，一九七六年五月八日。

⑭ 《科威特时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

⑮ 《兰德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二日。

⑯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星期航空版，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的韦茨曼科学研究所的主要科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sup>⑨</sup>。该委员会成立之后便由科工研委会主席范·德·默尔韦·布林克博士和南非农业部部长伍·艾·浮尔皮克博士访问以色列以增进科学合作。一九七六年初以色列国家研究发展委员会主任厄·太尔博士和该委员会的国际事务主任伊·萨弗尔先生及园艺部总主任斯·拉维教授以科工研委会访客的身份前往南非答访<sup>⑩</sup>。

95. 加强科学和技术合作是一九七六年四月沃斯特总理访问以色列时与以色列签订协定的目的之一。六月间宣布科工研委会与以色列国家研究发展委员会之间已达成了研究交流协定，规定交换科学家及每年举行一次对两国都有兴趣的座谈会。第一次会是关于废水的回收问题，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以色列举行。据说下一次座谈会，将于一九七七年在南非举行，其题目也具有同等重要性且对两国具有共同利益。以色列农业研究组织和南非农业技术服务部间也达成了一个类似的协定。根据沃斯特总理的科学顾问迈林·脑德博士说，南非希望能从与以色列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密切合作中得到许多科学上的益处<sup>⑪</sup>。

96. 南非显然有兴趣从以色列获得实际知识的另一方面是科学管理。一九七六年四月间有人报道说，被称为全球生产力问题最有权威的专家之一以色列生产力研究所（据说该研究所本身也是全世界这种研究所之中最大的一个）所长以色列梅登先生将于一九七六年终应邀在南非的一系列全国性讨论会中讲话。梅登先生会设法将以色列提高生产力的经验应用到南非去。在南非时他将是比勒陀利亚的国家生产力研究所和国家开发管理基金会合邀的访客<sup>⑫</sup>。

---

⑨ 《兰德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

⑩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⑪ 《兰德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至六月一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星期航空版，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

⑫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星期航空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

## 九. 航线和航运关系

97. 以色列与南非之间的经常航运由以色列的以色列航空公司提供。自从两国间的关系随着中东的每一次大战更加密切之后，以航逐渐增加从特拉维夫前往约翰内斯堡的飞行次数，于一九六八年加到了每星期两次，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加到每星期三次，自从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以后，航程缩短由该公司所载的货运也随着迅速增加。<sup>(1)</sup>

98. 航运联系由以色列的泰姆航运公司提供。该公司经常有船航行于以色列与南非之间。<sup>(2)</sup>

## 十. 文化关系

99. 由于南非和以色列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加强;两国的社会和文化关系也随着加强。例如，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后旅游业迅速增加，一年之中前往以色列的南非游客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后来还在不断地增加。这样快速的增长促使以色列政府于一九六八年在南非设立了一个旅游办事处。<sup>(3)</sup> 一九七二年前往以色列的南非游客为 15,319 人。<sup>(4)</sup> 同年中,以色列人之访问南非者则为 2601 人。<sup>(5)</sup>

100. 一九六八年以来,以色列艺术家的前往南非访问越来越普遍。那一年卡蒙以色列歌舞团及喜剧演员,喜蒙·特齐盖都在南非作巡回表演。<sup>(6)</sup>

(1) 《兰德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明星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航空版；耶路撒冷，以色列银行，《年报》，一九六八年。

(2) 《南非金融公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

(3) 《兰德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以色列银行《年报》，一九六八年。

(4) 中央统计局，《以色列统计摘要》，一九七三年。

(5) 统计处，比勒陀利亚，《统计公报》，一九七三年九月届终季度。

101. 一九七〇年八月，两位以色列交响乐团的主要音乐家在约翰内斯堡作了演奏<sup>(⑨)</sup>

102. 一九七四年，以色列交响乐团在南非巡回演奏了两星期，成为南非的一项重大文化节目。据说十八年来该国从未招待过具有同样规模和地位的外来乐团。<sup>(⑩)</sup>

103. 一九七六年以色列的巴特·独尔舞蹈公司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及布隆方丹等地举行巡回表演<sup>(⑪)</sup>。一九七六年三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了一次以色列的几位最著名艺术家的画展。<sup>(⑫)</sup>

104. 文化关系加深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九七五年二月开普敦与海法之间缔结为姊妹市。开普敦市长在缔结时访问了海法，并说，这个协定是得到以色列政府和南非外交部的同意的。这一协定缔结之后，一定会导致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加强交流。该协定缔结以后的一个收获是在海法大学成立了一个以增进与南非的关系为目的的文化交流协会。海法大学的外务主任为了要促进该协会的目标，于一九七六年六月访问了南非三星期，开办了一个南非与海法大学交换教授学生的方案及在南非设立了一个犹太事务函授课程。<sup>(⑬)</sup>

105. 在其它各种文化合作实例之中，据说还有一个实例是：

“南非人在以色列国内设立了无数的基金会：希伯莱大学寄生虫学实验室就是由一个南非基金会筹给全部经费的；必阿立克希伯莱文讲座；罗斯·渥克伯尔格农业讲座；科脱邱尔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的整个侧厅；锡拉斯·斯·贝莱圣经研究基金会……”<sup>(⑭)</sup>

⑨ 《兰德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和七月十九日。

⑩ 《同上》，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

⑪ 《耶路撒冷邮报》，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

⑫ 《南非概论》，比勒陀利亚，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

⑬ 《同上》，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

⑭ 《南非概论》，比勒陀利亚，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耶路撒冷无线电台，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七日及十九日。

106. 此外，一九七五年还透露出，有一个以色列艺术品商人，于旅行南非之后，以价值230万美元的一批收藏书籍捐给希伯莱大学，供设立一个专为增进以色列人和南非荷裔人之间关系的学门。<sup>⑯</sup>

107.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往来有时候也与纳米比亚有关。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研究团体于一九七一年以温德赫克扶轮社访客的身份访问纳米比亚，以研究该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sup>⑰</sup>

### 十一. 运动方面的合作

108.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来还不明显的两国间运动关系，从一九七〇年起便加强了。那一年的三月份，以色列草地网球协会曾在决定罗得西亚和南非参加问题的伦敦台维斯杯会议上拒不使用它的代理投票权。<sup>⑱</sup>

109. 一九七一年以色列的官方柔道队访问南非，这是访问南非的第一个国际柔道队。<sup>⑲</sup> 以色列的麦加比特拉维夫篮球队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在南非与全白人的篮球队比赛。<sup>⑳</sup> 十一月，两个以色列运动员在开普敦参加了多种族的运动会。<sup>㉑</sup>

110.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个以色列的官方女子网球队去南非参加了联邦网球杯的比赛。<sup>㉒</sup>

---

⑯ 《波利尔》，上述文件。

⑰ 《兰德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

⑲ 《温德赫克广告商》，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

⑳ 《兰德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

㉑ 《同上》，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

㉒ 《今日新闻》，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

㉓ 《南非报导》，南非大使馆，伦敦，一九七二年二月。

㉔ 《犹太记事报》，伦敦，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111. 一九七三年七月一个有运动员 120 人的南非队在以色列纪念以色列立国二十五周年的麦加比运动会上比赛。<sup>(20)</sup> 同年十二月，以色列运动协会派一个队参加了约翰内斯堡的国际体育竞赛会的竞赛。<sup>(21)</sup>

112. 北德兰士瓦橄榄球队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在以色列国内举行了巡回比赛。<sup>(22)</sup>

-----

---

(20) A/9022, 第 120 至 121 段。

(21) 《犹太记事报》，伦敦，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

(22) 《南非文摘》，比勒陀利亚，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